

《三击掌》

主要角色

王宝钏：青衣

王允：老生

情节

王宝钏是丞相王允的第三个女儿，自从彩楼抛球招亲，彩球落在薛平贵的手里以后，王允以为身为宰相，女儿怎能嫁给一个乞丐做妻子，因此不肯。偏偏王宝钏一定要嫁薛平贵，王允当然很气，就把薛平贵从相府里赶了出来。王宝钏也气了，情愿和薛平贵同走。临走的时候，还和她的父亲三击掌，说道如果将来不富不贵，就永远不再回来了。

根据《戏典》第一集整理

(王允上。)

王允 (引子) 调和鼎鼐，位列三台。
(白) 老夫王允，唐室驾前为臣，官拜当朝首相。夫人陈氏，膝下无儿，所生三女：长女金钏，所配苏龙；二女银钏，所配魏虎；只有三女宝钏，尚未婚配。本月二日，曾在十字街前，高搭彩楼，抛球招赘。只望打着哪家王孙公子，不想彩球偏偏打着花郎薛平贵。想我女儿乃是千金之体，怎能与那花郎匹配，待我将女儿唤出堂来。

(家院暗上。)

王允 (白) 将这门亲事打退，劝她另配王孙公子，一来门当户对，二来也免耽误她的终身。来，家院！
家院 (白) 有！
王允 (白) 后堂传话，有请三姑娘。
家院 (白) 是！
后堂传话，有请三姑娘！

(王宝钏上。)

王宝钏 (引子) 天子赐绒线，绣彩球，天配良缘。
(白) 爹爹万福。
王允 (白) 我儿少礼，一旁坐下。
王宝钏 (白) 告坐。呀爹爹，唤女儿出来，但不知有何训教？
王允 (白) 恭喜我儿，贺喜我儿！
王宝钏 (白) 女儿喜从何来？
王允 (白) 儿呀，你在那十字街头，抛球招赘，你可知道打着的是哪家的王孙公子？
王宝钏 (白) 女儿不知。
王允 (白) 就是那花郎平贵。
王宝钏 (白) 怎么？就是那花郎平贵。咳，这也是女儿命该如此啊。
王允 (白) 依为父之见，我儿乃是千金之体，怎能与那花郎匹配？快将此门亲事打退，另配王孙公子。不知我儿意下如何？
王宝钏 (白) 爹爹请上，先恕女儿不孝之罪。只因母亲染病在床，女儿许下心愿，降香三载。三载未滿，母亲病体痊愈。后宫娘娘闻之大喜，赐儿五色绒线，绣成彩球。因于二月二日在那十字街前，高搭彩楼，抛球招赘，打富随富，打叟随叟。今日慢说是打着花郎，就是一块顽石，女儿也是要抱。
王允 (白) 抱它作甚？
王宝钏 (白) 抱它三年五载，以表恩爱之情。圣人云：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輹，小车无軌，其何以行之哉？昔日孔子困雪山，太公垂钓竿，二大古圣贤，时衰命颠连。
王允 (白) 丫鬟，打坐向前！
王允 (白) 为父与你说话，你敢是同为父生气？

王宝钏 (白) 女儿怎敢与爹爹生气?
 王允 (白) 既然不是与为父赌气, 就该退去此门亲事。
 王宝钏 (白) 此乃姻缘前定, 慢说爹爹, 就是圣旨也难以更改, 难以更改!
 王允 (白) 儿说此话, 就该掌嘴!
 (西皮慢板) 小奴才说此话全然不想,
 不由得年迈人怒满胸膛。
 你大姐配苏龙户部执掌,
 你二姐配魏虎兵部侍郎。
 只有你小冤家性情倔强,
 千金女配花郎怎度时光?
 王宝钏 (西皮慢板) 老爹爹请息怒容儿细讲,
 儿命苦怎配得状元才郎?
 父休笑薛平贵花郎模样,
 贫穷人得了志比父还强。
 王允 (西皮原板) 薛平贵他生来命运低,
 每日里在大街去讨乞。
 半截褴衫怎能遮体?
 遮住了东来露出了西。
 王宝钏 (西皮原板) 昔日里有一个孟姜女,
 他与那范郎送寒衣。
 哭倒长城有万里,
 至今留名在那万古题。
 王允 (西皮原板) 前朝的事儿——
 (西皮流水板) 休提起,
 千金怎为花郎妻?
 王宝钏 (西皮流水板) 张良、韩信、魏苏秦,
 俱是安邦定国的臣。
 王允 (西皮流水板) 既知前朝韩元帅,
 未央宫死的是什么人?
 王宝钏 (西皮流水板) 未央宫斩的是韩信,
 难道说文官他就不丧身?
 王允 (西皮流水板) 沈宏也曾把亲退,
 另配姻缘为何情?
 王宝钏 (西皮流水板) 沈宏虽然把亲退,
 他乃是不义不肖的人。
 王允 (西皮流水板) 要退要退偏要退,
 王宝钏 (西皮流水板) 不能不能万不能。
 王允 (西皮流水板) 两件宝衣来脱下,
 王宝钏 (西皮流水板) 再与爹爹说分明。
 (白) 请问爹爹, 这两件宝衣, 从何而得?
 王允 (白) 乃是圣上所赐。
 王宝钏 (白) 圣上因何赐予爹爹?
 王允 (白) 不过是念在君臣之谊罢了。
 王宝钏 (白) 圣上倒有君臣之谊, 怎么爹爹你难道就无父女之情了么?
 王允 (白) 只要我儿肯将这门亲事打退, 慢说两件宝衣, 就是府内金银也可以任儿搬取。
 王宝钏 (白) 女儿不要了。
 (西皮摇板) 上脱日月龙凤袄,
 下脱山河地理裙。
 两件宝衣俱脱下,
 (王宝钏脱宫装, 捧衣看, 掷与王允。)
 王宝钏 (西皮摇板) 交与了嫌贫爱富的人。
 王允 (白) 儿啊, 为父嫌贫爱富, 为的是哪一个?
 王宝钏 (白) 女儿不知。

王允 (白) 为的就是你这奴才呀!

王宝钏 (白) 也是女儿命该如此, 何劳爹爹劝问。你与我坐定了罢。
(西皮摇板) 你手摸胸膛想一想,
膝下还有什么人?

王允 (白) 我儿既知为父膝下无儿, 就当格外尽心孝敬。

王宝钏 (西皮快板) 倘若是母亲百年后,
儿是披麻戴孝的人。

王允 (白) 倘若是为父百年之后呢?

王宝钏 (西皮快板) 倘若是爹爹身亡故,
女儿不来哭一声。

王允 (西皮摇板) 宝钏说话太无情,
不由老夫怒嗔生。
今日与我三击掌,
从今后就断了父女情。

王宝钏 (西皮摇板) 在堂前不与父争论。

王允 (白) 到哪里去?

王宝钏 (西皮摇板) 到后堂去拜别儿的老娘亲。

王允 (白) 丫鬟! 好好把守庭堂, 若有人去往后堂, 定要打断尔的狗腿!

王宝钏 (白) 女儿不去了。爹爹呀!
(西皮摇板) 父定要与儿三击掌,
(哭) 喂呀!
(西皮摇板) 刹时间失却了父女情。
爹爹呀!
好马不把双鞍配,
烈女岂嫁二夫君?
马配双鞍难行动,
女嫁二夫怎为人?
世上的人儿要都像你,
难道说贫汉不成婚?
眼望上房深施礼,
哎呀儿的娘呀!
娘在后堂她怎知情?
悲切切哭出了相府门,
三姑娘, 要往哪里去?

丫鬟 (白)

王宝钏 (白) 呀!
(西皮摇板) 又听丫鬟唤一声。
你们赶来作甚?

丫鬟 (白) 我们实实舍不得三姑娘。

王宝钏 (白) 你们舍不得三姑娘, 三姑娘也是舍不得你们! 你们去到上房禀知太夫人, 就说三姑娘去到寒窑去了。
(哭) 喂呀!
(西皮摇板) 去到上房把母亲禀,
禀告贤德的老娘亲:
我今托付你要牢牢的记紧,
送三姑娘。

丫鬟 (白)

王宝钏 (西皮摇板) 从今后再不进相府的门!
(三叫头) 母亲! 亲娘! 喂呀!

(王宝钏下。丫鬟随下。)

家院 (白) 三姑娘出府去了。

王允 (白) 奴才呀!
(西皮摇板) 为人养子如栽花,
生儿莫生女娇娃。
她当面孝顺背地里骂,

女生外向果不差。

(王允下。家院随下。)

(完)